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港交所不宜貿然對外合併

曾淵滄博士　城市大學MBA課程主任

交易所是很特別的行業，受到當地政府的法律條規影響與控制，如果香港交易所貿貿然地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交易所合併，已經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大型國企就要接受其他國家政府的監控，這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利益。如果香港交易所盲目地與其他國家的交易所合併，導致中央政府將大型國企撤出香港股市，那就得不償失了。

上星期，不少傳媒均以大篇幅報道倫敦交易所與多倫多交易所合併及紐約—泛歐交易所打算與德國交易所合併的消息。更早之前，傳媒也曾大事報道新加坡交易所收購澳洲交易所之事。不少傳媒在報道這幾宗收購合併消息的同時大作文章，說什麼香港交易所的競爭力將因此大減，不少傳媒認為香港交易所應該學習其他地區的交易所搞合併。

問題有那麼嚴重嗎？

不錯，我們應該居安思危，有危機感不是壞事。但是，過分渲染憂慮並沒有用，也可能導致因無謂的憂慮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歐美交易所合併暫未威脅香港

首先，我們必須分析，別的交易所為什麼要合併？合併後會不會對香港造成威脅？

論合併，紐約交易所早就與泛歐交易所合併。西方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一個國家可以有數個交易所，正如美國有紐約交易所，還有納斯達克交易所。這種情況在1987年之前的香港也如此。當時香港有4家股票交易所，另有期貨交易所，後來才大合併成為今日的香港交易所。當一個國家可以有多過一家交易所，就會有競爭，因此就有誘因與不同時區的交易所合併，希望增加不同時區的客戶買賣，擴大多種企業股票與衍生工具。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合併多是如此性質。美國的紐約—泛歐交易所打算與不同時區的德國交易所合併，以對抗倫敦交易所與多倫多交易所。為什麼要跨時區合併？舉個例子，倫敦交易所與多倫多交易所合併，這家新交易所就可以搶紐約交易所的生意。同樣的，紐約—泛歐要加上德國，也一樣是想同時做跨歐美兩大洲的生意。

暫時而言，英美德加等國的交易所合併仍未對香港交易所造成威脅。因為這些交易所仍未踩入亞洲，特別是遠東地區的時區。直到有一天，東京或新加坡交易所也併入歐美交易所，才是威脅的開始。目前，新加坡交易所打算收購澳洲交易所，但這兩個地區的交易所規模都不大，合併後不容易增加什麼協同效果。

港交所前景樂觀

香港交易所是上市企業，倫敦、紐約、新加坡等地的交易所也是上市企業，論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小小的香港交易所竟然是世界第一，為什麼？因為投資者願意付出更高的市盈率來買香港交易所的股票。為什麼投資者願意付高價？因為投資者認為香港交易所的擴充前景世界第一。西方國家的股市已是一個非常成熟的股市，能上市的大企業已全部上市，不容易吸引更多大型企業上市。去年，香港交易所新股上市集資額世界第一，香港有中國大陸為靠山，中國大型國企不會輕易到海外其他地區上市，香港是唯一的選擇。今日，13億人口的中國，等待上市的企業市值是天文數字，這是香港的強處。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也吸引中國之外的其他地區的大型企業來港上市，目的是提高該企業設在中國的知名度，擴大市場。

交易所是很特別的行業，受到當地政府的法律條規影響與控制，如果香港交易所貿貿然地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交易所合併，已經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大型國企就要接受其他國家政府的監控，這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利益。

因此，如果香港交易所盲目地與其他國家的交易所合併，導致中央政府將大型國企撤出香港股市，那就得不償失了。

根源不治理　旅業再受創

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　經濟動力成員

政府應檢討旅遊業的規管制度，令監管和運作更具成效，但問題的根源除了本地的監管要加強外，亦在於內地方面對當地組團旅行社的監管不足，不少中小型旅行社以廉價組團。故此，我們亦呼籲特區政府及旅發局方面能夠積極與國家旅遊局溝通，促請對方加強監管，實行「陽光政策」，向內地旅行社發出清晰指引，要求旅行社在報名時向旅客清楚交待行程、購物安排等等，並設立舉報不良旅行社的渠道，訂立具阻嚇作用的懲罰措施，以加強對不良旅行社的監管力度。

繼去年的「阿珍事件」鬧得滿城風雨之後，在短短的半年間，又一件導遊與遊客衝突的「阿蓉事件」，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新春之際，有香港導遊懷疑因強迫購物，與內地遊客先起爭執，繼而動武，最終更需對簿公堂。事件廣泛被傳媒報道，甚至出現於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當中，香港旅遊業的聲譽又一次受到嚴重的打擊。

「強迫購物」及「零團費」是癥結

根據不少報道所指，這次事件的起源，又是「強迫購物」，旅行社以低於成本價的「零團費」出團等原因誘發。其實，在今年二月一日起，旅遊業議會正式推出「新十招」，以防止強迫購物、貨不對辦等接待內地廉價團的行為發生，其中一招是讓旅遊業議會有權要求相關旅行社交出文件，調查旅行社是否違規以低於成本價接團，這招可以算是一個打擊零團費行為的「辣招」。

但在措施實施的短短幾天後，「阿蓉事件」就不幸發生，業界內的一些聲音就將事件歸咎於監管不力，要求政府接管旅遊業，或另設獨立的監管機構。更有九十多間作為旅議會成員的旅行社，在上月底曾聯署要求推翻措施。其實招數才實施無幾天，這樣的要求和推卸責任，是否有欠公允，亦沒有聚焦於問題的根源。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無助於解決事件。

根據媒體報道所指，涉事的友佳旅行社負責人指出，這次的旅行團，是以高於成本的價格接待。旅行社共收取內地旅客張勇一家五千多元團費，成人每人一千一百元，成本一千元，毛利一百元。負責人亦承認，團費不能應付開銷，不過，事發後受到旅遊業議會的壓力，想盡快息事寧人，因此明知不合理，仍向張勇作出賠償。

■2月7日，女導遊林如蓉離開九龍城法院被記者追訪。　中通社

至於賠償的金額多少，無論是媒體傳出的七十萬、十二萬、還是基本團費也好，結果也都是作賠了，在此無需深究。只是旅行團理賠的原因，是受到旅議會的施壓？是希望息事寧人？還是避過旅議會的調查呢？既然旅行社賺取的毛利只有每人一百元，但卻作出高於毛利數倍、甚至數百倍的賠款，實在難以理解。

賠款醜上加醜　助長「遊霸」行為

如果旅行團是循規蹈矩，「行得正企得正」，不承接廉價團，不強迫旅客購物以換取佣金收入的話，又何懼旅議會的調查和監察？而賠償的做法，一方面是理虧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助長了小部分「遊霸」的行為，藉着借故刁難導遊或者「乘機博懵」的做法，來港「免費」旅遊，甚至賺取賠償。

我認同，政府應檢討旅遊業的規管制度，令監管和運作更具成效。例如：賦予旅遊業議會法定權力，加入更多非業界代表提升獨立性和透明度等等。但即使政府落重藥改組旅遊業議會，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為問題的根源除了本地的監管要加強外，亦在於內地方面對當地組團旅行社的監管不足，不少中小型旅行社以廉價組團，加上「判上判」、「賣豬仔」等「過河濕腳」的營運方式，當旅行團來到本地接待旅行社的手上時，基本上利潤已經不多，甚至低於成本。因此，部分的本地旅行社惟有用強迫購物的方法賺取利潤。

故此，我們亦呼籲特區政府及旅發局方面能夠積極與國家旅遊局溝通，促請對方加強監管，實行「陽光政策」，向內地旅行社發出清晰指引，要求旅行社在報名時向旅客清楚交待行程、購物安排等等，並設立舉報不良旅行社的渠道，訂立具阻嚇作用的懲罰措施，以加強對不良旅行社的監管力度。

本港是世界著名的旅遊之都。而旅遊業作為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事到如今，特區政府及旅遊業界只有痛定思痛，盡力彌補過失，防治漏洞蔓延，才可挽回旅客對香港旅遊的信心。

從春節感受中國前行腳步

張智新

每年農曆春節這一全球華人的最重要節日，回家過年的億萬中國民眾，都會讓中華大地的列車日夜不停地呼嘯前行，卻又讓中國這輛呼嘯前行的列車稍稍停歇。

進步令人鼓舞

在北京往南500多公里、武漢以北150公里的大別山麓小村莊裡，故鄉民眾多數不知道李娜和網球，更不知道突尼斯在哪裡。在這個走出過辛亥功臣、民國總統黎元洪，以及包括劉華清、徐海東等37位人民共和國將軍的山區貧困縣，當年正因為其窮山惡水，階級矛盾激發而成為革命發源地之一，如今水泥路、柏油路、二級公路、高速公路以及即將開通的高速鐵路形成發達交通網，摩托車、微型麵包車、大小巴士以及外地帶回的小汽車奔跑在山區丘陵間，兩三層的小樓房取代了過去的磚瓦房、茅草房……

故鄉的巨變生動地演繹着現當代中國政治前行的邏輯路徑：分裂和專制引發革命，革命建成新中國，之後保持國家穩定、推動社會開放、促成經濟繁榮、容忍人民自由，而持續地穩定開放和漸進地自由民主，又繼續推動社會經濟繁榮發展。

社會成長迅速

回到北京後才知道了一件更足以代表中國社會進步的「小事」，那就是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人借助微博這一新媒體，發起了一場聲勢不小的「解救被拐賣兒童」網上行動，千千萬萬網民紛紛加入，城鎮街頭流浪乞討兒童的照片紛至沓來，解救線索和幫助求助信息如擊鼓傳花，一些地方警察等政法機關開始介入，一批批兒童得以解救。

微博能讓多少被拐兒童得救，我實在不敢樂觀。但是，微博上的這件「小事」見證了中國政治的另一歷史性變遷：社會力量的穩步成長和民眾自我意識的深刻覺醒。政府也要過年，但人們不再事無鉅細都等待、仰賴政府，而是相信自我的微薄力量，借助互聯網這一無限舞台，向社會黑暗直接開戰。社會自治力量迅速成長，中國政治發展的些許進步由此又可見一斑。

危機不可忽視

從歷史和現實的深切關照看，否認當今中國正處於空前盛世似乎不太有底氣。然而，繁榮的背後，仍有俯拾即是的弊病、麻煩甚或危機。

社會道德重建任務艱巨。許許多多返鄉過年的人們都和我一樣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鄉村社會年味漸淡，表現在健康和諧的傳統文化娛樂銷聲匿跡，打牌賭博成了單一的主打娛樂；農村經濟發展的背後，有越來越多的偷盜、搶劫、賣淫等違法犯罪，如果說這尚不可怕，更可怕的則是鄉村社會輿論對這些醜惡現象的寬容、麻木甚至接納。團伙性拐賣婦女兒童，控制兒童乞討賣藝等極端現象，更是鄉村社會道德崩潰的有力註腳。

從鄉村春節感受中國前行的腳步，讓人更有信心和力量，也不乏憂患與不安！

世界建築在香港

薛求理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2010年，筆者拙著《世界建築在中國》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英文版、繁體中文版，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同時推出簡體中文版。該書記述19世紀下半葉來，外國建築師在我國內地城市建造的各種房屋、引進的思潮和對中國人民生活的影響。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把西方文明包括建築帶入中國；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政府敞開大門，歡迎外國貿易、先進技術管理，包括規劃和建築設計，中國成了建築設計全球化的主戰場。

外來頭腦　本土生根

1997年前的香港，經歷了150年的殖民統治。19世紀末和二次世界大戰前，建築設計業務基本由英國人主持的設計事務所包辦。這些事務所19世紀末、20世紀初活躍於香港、廣州和上海，而後逐漸在香港落地生根，如1868年開業的巴馬丹拿(Palmer and Turner)、1874年開業的利安(Leigh and Orange)，還有成立於1904年的馬海（Spence and Robinson）等等。巴馬丹拿設計了上海（1928）和香港（1936）的匯豐銀行、上海外灘的沙遜大廈（1929，今和平飯店）、中國銀行（1934）以及今日香港中環的許多商業建築。這些設計公司早年由英國人和其他人士主持，現在依然有許多外籍人士為董事或僱員，香港以外有分行和業務，但全是以香港為基地，香港化、本地化。沒有人把他們看成是「外國公司」。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第一步就是學習近在眼前的香港。香港的建築設計和室內裝修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大城市發揮巨大作用，是「境外公司」進入中國的先頭部隊。筆者的另一拙著《全球化衝擊：海外建築設計在中國》（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專有一章，記述香港公司的這一成績。

「外國」建築設計和本港經濟起飛

早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香港經濟已經起飛。198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設計大師塞德勒(Henry Seidler)設計了中環的香港會所，結構典雅；1985年，英國福斯特設計的匯豐銀行取代了1936年的銀行大樓，結構奇特，下面留出公共空間，至今為人稱道；1989年，美籍建築師貝聿銘先生設計的中國銀行，竹子開花節節高，屹立在中環花園道上。福斯特爵士又設計了香港的赤鱲角新機場，1998年開放，當時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機場。英國的法瑞爾爵士（Terry Farrell）設計了香港太平山頂新盧峰（1993）和機鐵九龍站的總體規劃（1998），九龍站和上蓋物業之密集，像城市裡的漂浮島嶼。美國建築師的概念用在香港灣仔的會議展覽中心（1997）和香港的兩棟最高樓IFC（2002）、ICC（2010）上。比起中國內地如火如荼的大規模建設和全面引進海外建築設計，香港的步伐稍慢，但外國建築設計在許多的建設中起着作用，尤其是概念設計方面。

海外大師重臨香江

踏入21世紀，政府在重大基建工程實行工程招投標和概念設計競賽制度，引來許多海外的「明星」大師。2001年，即舉辦西九龍文娛區的設計競賽，公開競賽收到世界和本港的百多項設計方案。此項工程多次上馬下馬，直到2010年重新舉辦的邀請規劃設計競賽，福斯特、庫哈斯(Rem Koolhaas)領導的OMA和本地的許李嚴事務所各出方案。無論誰贏得規劃，後面的博物館、大劇院設計都要進行國際設計競賽；目前的蓮塘-香園圍聯檢大樓設計競賽，也是面向國際邀請。各路英雄，使盡招數。

在建立「標誌」的信念推動下，各大專院校的新建築通過設計競賽，請來「明星」建築師的設計。如香港城市大學在2002年舉辦設計競賽，最後選中美國建築師李伯斯金(Daniel Liberskind)的設計，這個頭部切割成鑽石狀的創意媒體大樓2011年已經立起在獅子山下投入使用；香港設計學院在將軍澳的新大樓巨構是法國建築師設計的；理工大學聘請英國籍「魔女」建築師哈迪德(Zaha Hadid)造新的設計學院，正在施工中；珠海學院的新校園大樓則由荷蘭的庫哈斯設計，已經開始挖地基。

香港的建築和營造，近年來以私人和公共住宅為主，由於政府和壟斷地產業的私人大企業唯利是圖、極其保守，為用戶着想的設計或形式創新微乎其微。而多數設計公司仰人鼻息，只是這些地產巨頭的畫圖機器而已。引入海外的設計，無論如何，會給我們這個小島帶來些好想法和新鮮空氣。

全球化在香港

香港要做亞洲的國際都市，封閉是沒有前途的，只有開放競爭，才能引入更好的概念和更為合適的建築。在開放舉辦國際設計競賽方面，香港已經稍晚於內地，但香港在建設費方面卻是「國際水平」，給外國公司的設計費更是慷慨大方，吸引外國的設計公司在「看東方，看中國」的同時光顧香港。內地的規劃設計競賽，即使幾十平方公里範圍，保底費一般都只有十幾萬人民幣，國內外公司競相投標。如果保底費升到50萬人民幣，很多世界一流公司都肯投入。香港手筆夠大，42公頃的西九龍文娛區規劃競賽，每家保底費一給就是5000萬港幣。比內地多了100倍多。不知西九龍文娛區管理局是如何釐定這一標準的？對納稅人可有絲毫的負責？如此慷納稅人之慨，非但無法提升香港的地位，反而成為國際笑柄。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內地和香港都需要好的城市和建築設計，而不必管它來自世界的何方。香港本地的設計公司，則早已跨出小島的界限，在中國內地、印度、越南和中東活躍，希望有一天，許李嚴和其他香港公司，也有機會到英美歐洲澳洲去做設計。

外資併購審查制符合國際通則

張敬偉

自3月份起，中國將建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併購安全審查的範圍為：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軍工及軍工配套企業，重點、敏感軍事設施周邊企業，以及關係國防安全的其他單位；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重要能源和資源、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輸服務、關鍵技術、重大裝備製造等企業，且實際控制權可能被外國投資者取得。對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實施安全審查，屬於國際通則。對於中國來說，這一制度反而顯得有些姍姍來遲。

在美國，1988年生效實施的《埃克森．弗羅里奧法案》規定，總統有權因為國家安全原因而禁止或撤銷外國企業對美國企業的「控制權」。此類交易的審核權由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負責。9．11事件後，美國強化了對此類交易的審查力度，並對《埃克森．弗羅里奧法案》進行了修改，於2007年10月24日出台了《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美國財政部在2008年12月22日頒布了安全審查的實施細則。近年來，中國企業收購美國企業，如聯想收購IBM，中國西北有色國際投資公司放棄了收購優金公司等，每次都會在中美兩國掀起軒然大波，引發政治方面的聯想和民間口水的噴薄。事實上，這些都源於美國的審查制度。客觀而言，美國或對華企業存在偏見設置障礙，但基於美國是完善的法治國家，中國企業要對美國企業取得「控制權」，必須遵從美國的遊戲規則。

在澳大利亞乃至印度，中國能源企業和信息技術產業也面臨類似的尷尬。同樣，這些國家對於外資企業併購本國企業，同樣要對外國企業的併購行為進行審查，審核其是否違反本國安全。歐盟、日本和韓國這些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也都對外資併購本國企業實行審查和監管。歐洲在關於外資併購限制方面的模式是：以產業政策和反壟斷法為基礎，以證券法、公司法、外資政策和競爭政策作為規範外資併購的操作依據，以社會保障法、勞動法為附加條件。日本對於外資併購監管的模式是：產業政策+ 禁止壟斷法；在證券市場上表現為產業政策+ 禁止壟斷法+ 證券投資方面的法律。韓國對外資併購的態度可以歸納為「有條件的准入，有限制的開放」。

對中國而言，過去30年，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30年，中國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長期以來，中國對於外資企業的准入和吸引外資的態度，基本是採取不設防的開放式引入。這對於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基地，昇華為全球貿易強國居功至偉。但是，外資和外資企業在華的「開放性」發展，乃至在華享受的稅收、土地等超國民待遇，也帶來了很多負面效應。一方面，制約了本土企業的發展，使國內企業處於不平等競爭的市場情景中；另一方面，高額利潤為外資企業所虹吸，中國收穫的僅是GDP數字和微薄的加工費。此外，還造成了國際社會的誤解，對華忌憚加深，導致美國等國對華實施貿易壁壘等貿易問題。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在對外資併購審查上的制度缺位，導致外資對攸關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企業的併購企圖，這當然會損害中國的國家安全。因此，中國實施外資併購審查制度，既是接軌國際慣例，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舉措。